入蜀記/卷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入蜀記

◀上一卷

卷三

下一卷▶

十七日。郡集於青山李太白祠堂，二教授同集。祠在青山之西北，距山尚十五里。墓在祠後，有小岡阜起伏，蓋亦青山之別支也。祠莫知其始，有唐劉全白所作墓碣及近歲張真甫舍人所作重修祠碑。太白烏巾，白衣錦袍。又有道帽氅裘，侑食於側者，郭功甫也。早飯罷，遊青山。山南小市有謝玄暉做宅基，今為湯氏所居。南望平野極目，而環宅皆流泉、奇石、青林、文篠，真佳處也。遂由宅後登山，路極險巇，凡三四里，有兩道人持湯飲迎勞於松石間。又里許，至一菴，老道人出迎，年七十餘，姓周，濰州人，居此山三十年，顴頰如丹，鬚鬢無白者。又有李媼，八十矣，耳目聰明，談笑不衰，自言嘗得異人祕訣。菴前有小池曰謝公池，水味甘冷，雖盛夏不竭。絕頂又有小亭，亦名謝公亭。下視四山，如蛟龍奔放，爭赴川谷，絕類吾鄉舜山。但舜山之巔，豐沃夷曠，無異平陸，此所不及也。亭北望正對歷陽。周生言，元顏亮入寇時，戰鼓之聲，震於山中云。夜歸舟次，已一鼓盡矣。坐間，信伯言桓溫墓亦在近郊，有石獸石馬，製作精妙，又有碑，悉刻當時車馬衣冠之類，極可觀，恨不一到也。

十八日。小雨，解舟出姑熟溪，行江中。江溪相接，水清濁各不相亂。挽行夾中三十里，至大信口泊舟。蓋自此出大江，須風便乃可行，往往連日阻風。兩小山夾江，即東梁西梁，一名天門山。李太白詩云：「兩岸青山相對出，孤帆一片日邊來。」王文公詩云：「崔嵬天門山，江水遶其下。」梅聖俞云：「東梁如仰蠶，西梁如浮魚。」徐師川云：

「南人北人朝暮船，東梁西梁今古山。」皆得句於此也。水湝小兒賣菱芡蓮藕者甚眾。夜行堤上，觀月大信口。歐陽文忠公《于役志》謂之帶星口，未詳孰是。《于役志》，蓋謫夷陵時所著也。

十九日。便風，過大、小裼山磯。奇石巉絕，漁人依石挽罾，宛如畫圖間所見。過梟磯，在大江中，聳拔特起。有道士結廬其上，政和中，賜名寧淵觀。舊說梟磯有梟能害人，故得名。方郡縣奏乞觀額時，惡其名，因曰磯在水中，水常沃石，故曰澆磯。今觀屋亦二十餘間，然止一道人居之。相傳有二人，則其一輒死，故無敢往者。至蕪湖縣，泊舟吳波亭。知縣右通直郎呂昭問來。按，漢丹陽郡有蕪湖縣，吳陸遜屯蕪湖，又杜預注《春秋》，楚子伐吳克鳩茲，亦云在蕪湖。至東晉，乃政名于湖，不知所自。王敦反，屯于湖，今故城尚存。又有玩鞭亭，亦當時遺迹。唐溫飛卿有《湖陽曲》敍其事。近時張文潛以為《晉書》所云「帝至于湖陰察營壘」，當以于湖為句，飛卿蓋誤讀也；作《于湖曲》以反之。劉夢得《歷陽書事》詩，敍道中事云：「望夫人化石，夢帝日環營。」蓋夢得自夔州移牧歷陽，過此邑也。邑人云，數年前，邑境有盜，發大墓，棺槨已壞，得鏡及刀劍之屬甚眾，甃塼有「大將軍墓」四字，或疑為敦墓云。

二十日。寧國太平縣主簿左迪功郎陳炳來見，泛小舟往謝之。則寓寧淵觀下院，以提刑司檄來督大禮錢帛。寧淵在梟磯，隔大江，故置下院於近邑。道流十餘，壇宇像設甚盛，有觀主何守誠者，今選居太一宮矣。炳字德先，婺州義烏人，自言其從姑得道徽宗朝，賜號妙靜練師，結廬葛仙峯下，平生不火食，惟飲酒，啗生果，為人言禍福死生，無毫釐差。每風日清和時，輒掩關獨處，或於戶外竊聽之，但聞若二嬰兒聲，或歌或笑，往往至中夜方止，莫有能測者。年九十，正旦，自言四月八日當遠行，果以是日坐逝。每為德先言：「汝有仙骨，當遇異人。」後因得疾委頓，有皖山徐先生來餌以藥，即日疾平。徐因留，教以絕粒訣。德先父母方望其成名，固不許。然自是絕滋味，日食淡湯餅及飯而已。如此者六年，益覺身輕，能日行二百里。會中第娶妻，復近葷血，徐遂告別。臨行，語德先曰：「汝二紀後當復從我究此事。」德先送至谿上，方呼舟欲渡，徐褰裳疾行水上而去，呼之不復應。德先至今悵恨，有棄官入灊皖之意。予遂遊東寺，登王敦城以歸。城竝大江，氣象宏敞。邑出綠毛龜，就船賣者，不可勝數。將午，解舟，過三山磯。磯上新作龍祠。有道人半醉立蘚崖峭絕處，下觀行舟，望之使人寒心，亦奇士也。江中江豚十數出沒，色或黑或黃，俄又有物長數尺，色正赤，類大蜈蚣，奮首逆水而上，激水高三二尺，殊可畏也。宿過道口。

二十一日。過繁昌縣，南唐所置，初隸宣城，及置太平州，復割隸焉。晚泊荻港，散步

堤上，遊龍廟，有老道人守之，台州仙居縣人。自言居此十年，日伐薪二束賣之以自給。雨雪，則從人乞，未嘗他營也。又至一菴，僧言隔港即銅陵界。遠山嶄然，臨大江者，即銅官山。太白所謂「我愛銅官樂，千年未擬還」是也，恨不一到。最後至鳳凰山延禧觀，觀廢於兵燼者四十餘年，近方興葺。羽流五六人，觀主陳廷瑞，婺州義烏縣人，言此古青華觀也。有趙先生，荻港市中人，父賣茗，先生幼名王九，年十三，疾亟，父抱詣青華，願使入道。是夕，先生夢老人引之登高山，謂曰「我陰翁也」，出柏枝啗之，及覺，遂不火食。後又夢前老人，教以天篆數百字，比覺，悉記不遺。太宗皇帝召見，度為道士，賜冠簡，易名自然，給裝錢遣還，遂為觀主。祥符間，再召至京師，賜紫衣，改青華額曰延禧。先生懇求還山養母，得歸，一日，無疾而逝。門人葬之山中，行半途，棺忽大重不可舉，其母曰：「吾兒必有異。」命發棺，果空無尸，惟劍履在耳，遂即其處葬之。今塚猶在，謂之劍塚。自然，國史有傳，大概與廷瑞言頗合，惟劍塚一事無之。荻港，蓋繁昌小墟市也。歸舟已夜矣。

二十二日。過大江，入丁家洲夾，復行大江。自離當塗，風日清美，波平如席，白雲青嶂，相遠映帶，終日如行圖畫，殊忘道塗之勞也。過銅陵縣，不入。晚泊水洪口。江湖間謂分流處為洪，王文公詩云「東江木落水分洪」是也。

二十三日。過陽山磯，始見九華山。九華本名九子，李太白為易名。太白與劉夢得皆有詩，而劉至以為可兼太華、女几之奇秀。南唐宋子嵩辭政柄，歸隱此山，號九華先生，封青陽公，由是九華之名益盛。惟王文公詩云「盤根雖巨壯，其末乃修纖」，最極形容之妙。大抵此山之奇，在修纖耳。然無含蓄敦大氣象，與廬阜、天台異矣。岸傍荻花如雪。舊見天井長老彥威云，廬山老僧用此絮紙衣。威少時在惠日，亦為之，佛燈珣禪師見而大嗔云：「汝少年，輒求溫暖如此，豈有心學道邪？」退而問兄弟，則堂中百人，有荻花衣者財三四，皆年七十餘矣。威愧恐，亟除去。泊梅根港，巨魚十數，色蒼白，大如黃犢，出沒水中，每出，水輒激起，沸白成浪，真壯觀也！

二十四日。到池州，泊稅務亭子。州，唐置，南唐嘗為康化軍節度，今省。又嘗割青陽隸建康，今復故。惟所置銅陵、東流二縣及改秋浦為貴池，今因之。蓋南唐都金陵，故當塗、蕪湖、銅陵、繁昌、廣德、青陽并江寧、上元、溧陽、溧水、句容凡十一縣，皆隸畿內。今建康為行都，而纔有江寧等五邑，有司所當議也。李太白往來江東，此州所賦尤多，如《秋浦歌》十七首及《九華山》、《青溪》、《白笥陂》、《玉鏡潭》諸詩是也。《秋浦歌》云：「秋浦長似秋，蕭條使人愁。」又曰：「兩鬢入秋浦，一朝颯已衰。猨聲催白鬢，長短盡成絲。」則池州之風物可見矣。然觀太白此歌，高妙乃爾，則

知《姑熟十詠》決為贋作也。杜牧之池州諸詩正爾，觀之亦清婉可愛，若與太白詩竝讀，醇醨異味矣。初，王師平南唐，命曹彬分兵自荊州順流東下，以樊若冰為鄉導，首克池州，然後能取蕪湖、當塗，駐軍采石，而浮橋成。則池州今實要地，不可不備也。

二十五日。見知州右朝議大夫直祕閣楊師中、通判右朝奉郎孫德芻。遊光孝寺，寺有西峯聖者所留鐵笛。聖者生當吳武王楊行密時，陽狂不羈，好吹笛，能役鬼神蛟龍。嘗寓池州乾明寺，乾明即光孝也，及去，留笛付主事僧。笛似銅鐵而非，色綠，而瑩潤如綠玉，不知何物。僧懼為好事者所奪，郡官求觀之，輒出一凡鐵笛充數。予偶與監寺僧有舊，獨得一見。有石刻沈叡達所作《西峯銘》，文辭古雅可愛，恨非其自書也。僧言貴池去城八十里，在秀山下，江之一支，別匯為池，四隅皆因山石為岸，產鯉魚，金鱗朱尾，味極美，本以此得貴池之目。秀山有梁昭明太子墓，拱木森然。今池州城西，有神甚靈者，曰九郎，或云九郎即昭明。晚登弄水亭，杜牧之所賦詩也。亭殊不葺，然正對清溪齊山，景物絕佳。州雖瀕江，然據岡阜上，頗難得水。

二十六日。解舟，過長風沙、羅剎石。李太白《江上贈竇長史》詩云：「萬里南遷夜郎國，三年歸及長風沙。」梅聖俞《送方進士遊廬山》云：「長風沙浪屋許大，羅剎石齒水下排。歷此二險過湓浦，始見瀑布懸蒼崖。」即此地也。又太白《長干行》云：「早晚下三巴，預將書報家。相迎不道遠，直到長風沙。」蓋自金陵至此七百里，而室家來迎其夫，甚言其遠也。地屬舒州，舊最號湍險。仁廟時，發運使周湛役三十萬夫，疏支流十里以避之，至今為行舟之利。羅剎石，在大江中，正如京口鵶峯而稍大，白石拱起，其上叢篠喬木，亦有小神祠旛竿，不知何神也。西望羣山靡迤，巖嶂深秀，宛如吾廬南望鏡中諸山，為之累欷。宿懷家洑。懷，姓也，吳有尚書郎懷敍，見《顧雍傳》。

二十七日。五鼓，大風自東北來，舟人不告，乘便風解船。過雁翅夾，有稅場，居民二百許家，岸下泊船甚眾。遂經皖口至趙屯，未朝食，已行百五十里，而風益大，乃泊夾中。皖口即王師破江南大將朱令贇水軍處。趙屯有戍兵，亦小市聚也。是日大風，至暮不止，登岸，行至夾口，觀江中驚濤駭浪，雖錢塘八月之潮不過也。有一舟掀簸浪中，欲入夾者再三，不可得，幾覆溺矣，號呼求救，久方能入。北望正見皖山。太白《江上望皖公山》詩云：「巉絕稱人意。」「巉絕」二字，不刊之妙也。南唐元宗南遷豫章，舟中望皖山，愛之，謂左右曰：「此青峭數峯何名？」答曰：「舒州皖山。」時方新失淮南，伶人李家明侍側，獻詩曰：「龍舟千里颺東風，漢武潯陽事正同。回首皖公山色好，日斜不到壽盃中。」元宗為悲憤欷歔。故王文公詩云：「南狩皖山非故地，北師淮水失名王。」計其處，當去此不遠也。夜雨。

二十八日。過東流縣，不入。自雷江口行大江，江南羣山，蒼翠萬疊，如列屏障，凡數十里不絕。自金陵以西，所未有也。是日，便風張颿，舟行甚速，然江面浩渺，白浪如山，所乘二千斛舟，搖兀掀舞，纔如一葉。過獅子磯，一名佛指磯，蘚壁百尺，青林綠篠，倒生壁間，圖畫有所不及。猶恨舟行北岸，不得過其下。旁有數磯，亦奇峭，然皆非獅子比也。至馬當，所謂上元水府。山勢尤秀拔，正面山脚，直插大江。廟依峭崖架空為閣，登降者，皆自閣西崖腹小石徑，捫蘿側足而上，宛若登梯。飛甍曲檻，丹碧縹緲，江上神祠，惟此最佳。舟至石壁下，忽晝晦，風勢橫甚，舟人大恐失色，急下颿，趨小港，竭力牽挽，僅能入港。繫纜同泊者四五舟，皆來助牽。早間同行一舟，亦蜀舟也，忽有大魚正綠，腹下赤如丹，躍起柂旁，高三尺許，人皆異之。是晚，果折檣破帆，幾不能全，亦可怪也。入夜，風愈厲，增十餘纜。迨曉，方少定。

二十九日。阻風馬當港中，風雨淒冷，初御袷衣。有小舟冒風濤來賣薪菜猏肉，亦有賣野彘肉者，云獵蘆場中所得。飯已，登南岸，望馬當廟，北風吹人勁甚，至不能語。既暮，風少定，然怒濤未息，擊船終夜有聲。

八月一日。過烽火磯。南朝自武昌至京口，列置烽燧，此山當是其一也。自舟中望山，突兀而已。及拋江過其下，嵌巖竇穴，怪奇萬狀，色澤瑩潤，亦與它石迥異。又有一石，不附山，傑然特起，高百餘尺，丹藤翠蔓，羅絡其上，如寶裝屏風。是日風靜，舟行頗遲，又秋深潦縮，故得盡見杜老所謂「幸有舟楫遲，得盡所歷妙」也。過澎浪磯、小孤山，二山東西相望。小孤屬舒州宿松縣，有戍兵。凡江中獨山，如金出、焦山、落星之類，皆名天下，然峭拔秀麗，皆不可與小孤比。自數十里外望之，碧峯巉然孤起，上干雲霄，已非它山可擬，愈近愈秀，冬夏晴雨，姿態萬變，信造化之尤物也。但祠宇極於荒殘，若稍飾以樓觀亭榭，與江山相發揮，自當高出金山之上矣。廟在山之西麓，額曰惠濟，神曰安濟夫人。紹興初，張魏公自湖湘還，嘗加營葺，有碑載其事。又有別祠在澎浪磯，屬江州彭澤縣，三面臨江，倒影水中，亦占一山之勝。舟過磯，雖無風，亦浪湧，蓋以此得名也。昔人詩有「舟中估客莫漫狂，小姑前年嫁彭郎」之句，傳者因謂小孤廟有彭郎像，澎浪廟有小姑像，實不然也。晚泊沙夾，距小孤一里。微雨，復以小遊廟中，南望彭澤，都昌諸山，煙雨空濛，鷗鷺滅沒，極登臨之勝，徙倚久之而歸。方立廟門，有俊鶻摶水禽，掠江東南去，甚可壯也。廟祝云，山有棲鶻甚多。

二日。早，行未二十里，忽風雲騰湧，急繫纜。俄復開霽，遂行。泛彭蠡口，四望無際，乃知太白「開帆入天鏡」之句為妙。始見廬山及大孤。大孤狀類西梁，雖不可擬小孤之

秀麗，然小孤之旁，頗有沙洲葭葦，大孤則四際渺瀰皆大江，望之如浮水面，亦一奇也。江自湖口分一支為南江，蓋江西路也。江水渾濁，每汲用，皆以杏仁澄之，過夕乃可飲。南江則極清澈，合處如引繩，不相亂。晚抵江州，州治德化縣，即唐之潯陽縣。柴桑、栗里，皆其地也。南唐為奉化軍節度，今為定江軍。岸土赤而壁立，東坡先生所謂「舟人指點岸如赬」者也。泊湓浦，水亦甚清，不與江水亂。自七月二十六日至是，首尾財六日，其間一日阻風不行，實以四日半泝流行七百里云。

三日。移泊琵琶亭，見知州左朝請郎周昇強仲、通判左朝散郎胡、發運使戶部侍郎史正志志道、發運司幹辦公事程坦履道、察推左文林郎蔡戡定夫。始得夔州公移。

四日。遊天慶觀，李太白詩所謂「潯陽紫極宮」也。蘇、黃詩刻，皆不復存。太白詩有一石，亦近時俗書。見觀主李守智，問玉芝，亦不能答。觀皆古屋，初不更兵燼，而遺迹掃地，獨太清殿老君像乃唐人所塑，特為奇古。真人、女真、仙官、力士、童子各二軀，又有唐明皇帝金銅像，衣冠如道士，而氣宇粹穆，有五十年安享太平富貴氣象。李守智者，滁州來安人，自言家故富饒，遇亂棄家為道人，大將岳飛以度牒與之，始為道士。至今畫岳氏父子事之。史志道招飲於發運廨中。登高遠亭，望廬山，天氣澄霽，諸峯盡見。志道出新鼓鑄鐵錢。

五日。郡集於庾樓，樓正對廬山之雙劍峯，北臨大江，氣象雄麗。自京口以西，登覽之地多矣，無出庾樓右者。樓不甚高，而覺江山煙雲，皆在几席間，真絕景也。庾亮嘗為江、荊、豫州刺史，其實則治武昌。若武昌南樓名庾樓，猶有理，今江州治所，在晉特柴桑縣之湓口關耳，此樓附會甚明。然白樂天詩固已云：「潯陽欲到思無窮，庾亮樓南湓口東。」則承誤亦久矣。張芸叟《南遷錄》云：「庾亮鎮潯陽，經始此樓。」其誤尤甚。

六日。甲夜，有大燈毬數百，自湓浦蔽江而下，至江面廣處，分散漸遠，赫然如繁星麗天。土人云，此乃一家放五百椀以禳災祈福。蓋江鄉舊俗云。

七日。往廬山，小憩新橋市。蓋吳蜀大路，市肆壁間，多蜀人題名。並溪喬木，往往皆三二百年物，蓋山之麓也。自江州至太平興國宮三十里，此適當其半。是日，車馬及徒行憧憧不絕，云上觀，蓋往太平宮焚香，自八月一日至七日乃已，謂之白蓮會。蓮社本遠法師遺迹。舊傳遠公嘗以一日借道流，故至今太平宮歲以為常。東林寺亦自作會，然來者反不若太平之盛，亦可笑也。晚至清虛菴，菴在撥雲峯下，皇甫道人所居。皇甫名

坦，嘉州人，出遊旁郡，獨見其弟子曹彌深。登紹興煥文閣，實藏光堯皇帝御書。又有神泉、清虛堂，皆宸翰題榜。宿清虛西室，曹君置酒堂中，炙鹿肉甚珍，酒尤清醇。夜寒，可附火。